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八仙得道
第六十五回 歲星弄狡請君入甕 守吏誇口不打自招

卻說東方朔到了瑤池，便聽得王母遠去佛國的消息，心中大喜道：「這真是天佑我成功了。王母既不在此，他手下的一班官吏，自然不必去見他們，免得多留下一個做賊的痕跡。」好在園中情形，他也深知。於是化個女童模樣，手執花鋤，一手攜花籃，冠冠冕冕，竟從正門進去。剛巧那位守園尊神，因主人不在，事務清閒，長日如年，又無消遣，於是約了幾位同道尊神，在園門口一間小花廳內，賭錢耍子。東方朔心中不覺暗笑：王母用這種東西守園，有甚好處？早知如此，就是沒有漢帝聖旨，我老朔也老早來偷他幾個吃了，豈不大好。正想咧，忽聽得裡面一陣吆五喝六之聲，更加大批男女嘻哈玩笑之聲，震得入耳朵發昏。東方朔一面暗笑，一面慢步向前，走近那間房子信步兒進去一瞧，這批人也不理會，自顧盡興地賭。東方朔笑道：「你們整天地玩，園中沒人照管，不要挨個賊骨頭兒進來，偷去蟠桃。明兒聖母回來，查究起來，可能吃得住這個罪名？」眾人聽了，回頭一看，是個小丫頭，不由得都呸了一聲，笑道：「是什麼賊骨頭？便是吃了豹子膽，老虎心肝，也沒有那麼大的膽兒敢來偷這裡的蟠桃。」又一人笑道：「真個這是天仙總樞所在。自從有禾有地以來，什麼盜賊壞人，哪一處都瞧得見一二個，可就是這個地方，這些事情，是罰咒不信發現的。」說著，大家又都贊歎頌揚了一會兒。那守園老神不覺把鬍子一抹，咧開一張大口，笑道：「說什麼話？處處有君子，時時有小人。偌大瑤池就沒個不規矩的小人麼？何況這地方是萬仙領袖所在。四海九州、五嶽八荒的仙神，以至水陸兩界的妖精鬼怪，隔個幾年，都要來朝覲一次。難道這些當中，都沒有一二個不肖徒混跡其間麼？老實說，做賊的人，除是不起貪心，貪心一起，哪顧個人利害。不過，各界小人，聽到小神萬年威名，聞風膽落，連足尖兒也不敢踏近園口一塊土，休說要進去偷什麼東西了。」說著，又大聲對眾人道：「列位，這不是我小神誇的海口，打從小神接手以來。偌大王母園中，可曾有甚風吹草動，狗吠雞鳴？所以聖母也很嘉獎我，說是無忝職守咧。」眾人一面恭維，一面照舊口不停呼，手不住牌的豪賭。東方朔心中暗笑道：「瞧這情形，這位守園尊神，分明借這桃園做他抽頭聚賭的場所。這倒不錯，真算是一個好所在。」

除了玉帝親臨，或老君、元始兩位祖師前來，別人要想進這園子來搜查一下，真是千古未聞的事情。好一位仁慈寬和的聖母，不是派人守園，簡直是替這渾神來做庇護賭博的鏢客了。想到這裡，兀自禁不住要笑出來。因想自己的正事要緊，懶得再理他們。卻因頑皮性重，帶笑而出，口中還咕咕噥噥地說道：「倒也不曾聽得這位神爺，守園之前出過什麼事情。倒是他老人家自己這等鬧法，只怕眼前就會發生幾件竊案，也未可知咧。」一句話鑽進守園神耳朵中間，不覺勃然大怒起來，喝問：「這是誰家的妮子，如此沒規沒矩，膽敢觸犯本神。吩咐左右鬼卒，替我拿他回來。」東方朔慌了手腳，不等他們動手，放開步子，帶縱帶跳的，一下子跑得無影無蹤。他的耳朵最好，半里之外，還能聽得人講話。那時見沒人追趕，方立定腳步，聽了聽，原來守園神性子雖懶，架子卻大，還在那裡拍胸頓足，賤人娼婦的混罵。還有許多人在那兒紛紛勸解、說笑。又聽守園神惡狠狠地賭氣兒說道：「這妮子也不曉是從哪裡來的？我在園中這麼久了，每隔七八年，也常將這批孩子檢查一下，可總記不起這麼一個賤東西。難道是哪一位朋友的孩子跟著爹媽到園中玩耍來的？他既然替我擔心園中，不久要出竊案，我偏格外疏虞一點，從今為始，把大門連開三日夜，也不派人承值看管，看有誰敢來太歲頭上動土。除非是這賤人的父母兄弟嘴兒饒，眼皮子淺，往常蟠桃大會又夠不上到席的資格，或者想趁這機會，特來偷摸幾枚，嚐嚐異味。這孩子不知厲害，口沒遮攔，就隨便說將出來，這倒還是情理中的事情。要知王母的蟠桃雖然四時不缺，百歲常留，須不是沒福氣沒本領的人所能垂涎得著。明兒給各神查究出來，看他桃子吃不成，還要受守山大將一頓鋼鞭，趕下山去，不准再上瑤池。那其間，我可才叫這賤人一家子認得我神的尊嚴威力咧。」這守園神爺動了肝火，越罵越有勁兒。雖然有許多人竭力勸解，無奈他老人家雖替人家做了守園之神，位子並不低高，又是向來受這一班賭友恭維慣了的，他又愛吹幾句法螺，人家明知其妄，誰肯戳穿他的紙糊窗子，還不是由他瞎吹一陣，也就算了。誰知今日之下，當著這許多人面上，被這小孩子輕輕一言，將他面上的光彩削了個一乾二淨，這叫他怎不動怒？怒到極處，越是勸的人多，越是談鋒來得雄劍。

東方朔聽他滔滔滾滾旁若無人的罵過這一陣子，不覺三分好氣，七分兒好笑，呸了一聲，笑道：「他罵他的什麼小妮子、小賤人，於我什麼相干？我是偷我桃子要緊。」一路上，穿花叢，拂柳徑，往前行去。也曾碰見幾位垂髫仙女，或鬢插名花，或手持嫩葉兒，也有雙手捧著花籃兒，預備拿回屋子裡玩的，嘻嘻哈哈，成群結隊的，往來各處，望去好似一隊隊的穿花蛺蝶一般，卻都是天真未鑿的好姑娘兒。最難得的是一種自然生成，不容矯飾的天趣。東方朔也是好玩的人，見得這般好耍，倒把自己的正務又擱過一邊，先在計劃如何和這批姑娘們玩一下子。正在躊躇，忽然一個紅衣女孩，手持小花鋤兒，和一個綠衣女子同在一棵柳蔭下，悄悄切切地，說得好不有興趣。東方朔見四近人稀，放著膽子走上前，笑對他們說：「兩位姊姊在此幹什麼？怎不到那邊玩耍去？」紅衣女聽了這話，不覺朝他打量了一眼，問道：「你是什麼人哪？怎的在園中這麼久了，也沒曾見過你這麼一個人兒。」綠衣女也點頭說：「一點不錯，園中的確沒有這人。不知他是從哪兒來的？到何處去？來這園中幹什麼？」東方朔忙賠笑道：「原來兩位姊姊竟不認識我了？我是守園神爺的幼女，從來不大進園的。所以園中許多姊姊，認識的竟沒有幾位呢！」紅衣女聽了，笑道：「哦，原來你是守園神爺的小女公子。看不出這位爺如許高年，如今也差不多有五六百歲的人了，怎麼生出你這位小妹妹，恁般年輕輕輕的。」說著，他倆便相對失笑起來。

東方朔心中也覺好笑，說：「這批仙姑，是不懂人事的。」聽他們這兩句話，可就大有意思了，正欲回言，紅衣女又問他：「一向為甚不大進來，今天又跑了來幹什麼？」東方朔笑道：「從前是家中沒有傭人，我還要照管小兄弟小妹妹，所以沒工夫進來玩。」兩女聽了，越發驚異道：「怎麼，你還有小兄弟妹子呢？」東方朔笑道：「怎麼沒有？有好幾個咧。我爹爹旁的事情倒不見怎樣，他就是一天到晚愛賭錢，又會生兒女。我的上面已經有了二〇七八個兄長、姊姊了。如今比我小的又有四五個。」幾句話，說得他們咂嘴喇舌地笑個不停。東方朔又道：「今兒本不教我來的。因為我那幾個哥哥姊姊，他們常到園中，園中人都認識他們，所以不好進來耍。」聽到這話，不覺相對驚異道：「這是什麼意思？怎麼熟了，反倒不好進來耍？你這陌生的，倒讓你隨便闖來闖去的。那是什麼道理？」東方朔見問，向四圍瞧了一瞧，見沒有什麼人，方悄悄笑道：「我告訴姊姊，姊姊們可不要再對人說。說了出來，我爹爹是要犯罪的。那時我也要被他打死了。」

兩女見說，越發當作一件新聞奇事，忙說：「這裡沒有外人，你快說。我們決不壞你的事。你放大膽子講就是了。」東方朔才囁囁嚅嚅地告訴他們，說：「我爹因年老身弱，每年都要吃一枚蟠桃，方沒有疾病痛苦。自從管此園，每年這個時候，必派我哥哥姊姊們進園來，趁人不見，偷摘這麼一二枚回去吃了，果然身體一年強健一年。反比年輕時更來得精神了些。今年本來預備派我第二〇八兄來的。不料聖母到佛國去了，管山總神常常在園外巡查，爹怕闖禍，特叫我來偷摘。一則我是陌生面孔，人家認不得我，將來少了桃子，就查究不到我家。二則我的年齡幼小，即使被人瞧見，不過說孩子們嘴饞，眼皮子淺，辦不到什麼大罪。所以派我前來，就是這個意思。我爹因園中人手眾多，又怕我不能下手，特地邀了許多人在園門口那間屋子內賭錢兒，把這批人都引到那邊去。剩下的，無非都是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姊妹們，這就好辦得多了。」一席話說得兩女郎面面相覷，做聲不得。看那東方朔時，卻早笑嘻嘻折轉身軀穿入樹林子裡。一眨眼兒，就失了所在，也不曉得往哪條路出去了。

兩女怔了一會兒，便商量起來道：「怪不得那位瘟神爺近來越發賭得起勁了。原來內中有這些緣故。這不成了監守自盜麼？」紅衣女冷笑道：「這老傢伙本來就不是什麼好東西。平時倚老賣老的，見了我輩，總是待理不理的樣子。上年我因丟了一方絹帕在那邊亭子內，想進去拿回。不料走到門口，他就扳起面孔，硬說天色不早，已是關門的時分，無論甚麼人，不得入內。是我賭氣兒丟了帕子，不要了，也沒肯去求告他。既然那般鐵面無私，執法如山，怎麼別人所不敢做、不肯做、做不出來的事情，他偏如此大膽，竟是每年一度的幹將出來，居然成為他的老例了。你知道，聖母自己還不是每歲嘗新呢？他是什麼東西，統共不過是一個管園

的小吏，倒有這麼大的威福，那還了得！」綠衣女也冷笑道：「姊姊，你不提起前事，倒也罷了。談起從前之事，我們哪一個沒吃過這老頭的虧？誰不是看他年紀大，資格老，又是現成的權威，沒奈何，大家讓他這一步兒。那都是小事，也還罷了。只如今這件事情，卻算得一樁大案了。這園中新舊桃子，都有一定數目。每一千年，聖母必派委查點一次。現在差不多又要查點了，將來查問起來，少了許多陳桃，他是管園的人，誰敢疑心到他身上去？少不得全是我們這班人的晦氣，饒是代替他負這罪名。他還要擺足架子，真要把我們一個個當作賊骨頭看待起來，那些閒氣，還受得了麼？」二人正談得熱鬧，又有一班女郎，攜手扶肩的遠遠而來。

二人早忘了東方朔代守秘密之約。心中正在沒好氣兒，忙把他們招了過來，一五一□地說給他們聽了。還沒說得□分明，同時又來了幾批女孩，因為天色不早，大家都預備出園回宮。

這裡是必由之路，所以大家都會得著。一下子工夫，差不多全體女童都會齊了。紅衣女幾次三番，把所聽的話，一句一句地宣佈出來。說得這批女孩，一個個怒上眉尖，氣得說不出話來。

而且這班人向來又都憎恨那位守園神常常濫用他的職權欺壓眾人，平時懷恨在心，無法報復，今既有此機會，又怕將來查點起來，不免要代他受罪，尤其覺得可憂可怕。非先發制人，斷不能洗刷清白。因此大家便在草地上，開了一個大會。會議諸姊妹行中，年紀最大的，一個叫素娥，一個叫寒英，這二位又最會說話，有口才，大家求他倆快去見那管山大神，把這番情由訴說明白。一則新舊蟠桃不致受損；二則賞罰既明，大家可免拖累。

那位總神爺，卻是一位精明強幹、方正不撓之神。和這位昏聩顛預、嗜賭廢公的守園神，完全不同。得了這個報告，便決定先進園抓賭。那些賭徒一見管山大神進來，連忙將賭具收匿，誰知將牌擲不少在地上。管山大神見地上有牌，因向一同進去的幾個士兵示意。兵士們便笑說：「守園神爺，怎麼丟了這許多牌在地上？讓我們替你撿起來吧。」一面代撿，一面早放了幾張在袋中。守園神給他這麼一說，愈加不好意思起來，紅了臉，一句話也不敢說。總管卻笑說：「尊神在此，也甚無聊，弄些小玩意兒，卻也未為不可。但不知近來可常去園中瞧瞧，可有什麼小人混入園內偷竊蟠桃？那倒是件極有關係的事情，這是尊神唯一的職守啊！」守園神聽了這話，膽子倒大起來，忙起身答道：「這個小神怎敢疏虞？不瞞總管說，自從小神司此職，夙夜從公，不敢疏懈。因此叨總管福庇，二百年來，倒不曾有過什麼竊案。」總管笑道：「這倒很難為尊神了。」說著，立起身笑說：「有些小事，要在園中看看。尊神請便，不必相陪。」一句話又嚇得守園神驚惶失色。未知總管查看結果如何？東方朔能否偷得蟠桃，卻看下回分解。